

新兴极性程度构式“X哭了”的多维分析

张雪洁, 蔡粤扬

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3日

摘要

“X哭了”是近年来在网络时代下所催生的新兴极性程度构式, 其产生理据、组合机制以及语用功能都有其特殊性。本文基于构式语法的研究理论, 通过检索BCC语料库和CCL语料库, 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分析了“X”的词性以及“哭”的语法化历程。“X哭了”通过隐喻机制, 在模因论、结构扩散理论和语言经济原则的影响下, 形成了与传统义不同的极性程度义, 同时基于言说者的主观评价立场和审美立场, 带有褒贬色彩, 具有鲜明的主观评价功能。

关键词

X哭了, 语法化, 构式语法, 极性程度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Emerging Polarity Degree Construction “X Cried”

Xuejie Zhang, Yueyang Ca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5,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Abstract

“X cried” is an emerging polarity degree construction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network era in recent years. Its motivation, combination mechanism, and pragmatic function all have their own uniqueness.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eory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rt of speech of “X”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cry” from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by searching the BCC and CCL corpora.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metaph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metics, structural diffusion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language economy, “X cried”

forms a polarity degree meaning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evaluation and aesthetic stance, it carries a commendatory or derogatory tone and has a distinct subjective evaluation function.

Keywords

X Cried, Grammaticaliza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 Polarity Degre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Goldberg 将构式定义为“任何格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一方面不能通过其构成成分或其他已确认存在的构式预知，就被确认为一个构式”[1]。构式语法中，“构式”的范围很广，Goldberg 从语言单位层级的角度将构式分为 4 大类型：语素、词、习语和格式。因此，前人对于极性程度构式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一语素、词或具体句型，李文浩探讨了“都 XP 了”构式具有的三重意义，并分析了其承继于非典型“连”字句的原因[2]。雷冬平讨论了“最/再 + X + 不过”极性构式的形成过程[3]。赵琪从“‘连’X 都 Y”和“不要太 A”两个构式的发展过程入手，探讨修辞构式形成的两条路径[4]。此外，吴华钊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探讨“X 死了”的演变过程以及该结构的同形异义问题[5]。陈诗语、尹群以模因观为方法论，归纳分析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共性语义语用特征[6]。姜天送简要探讨了“X 爆了”的形成机制及动因[7]。前人对“X + V 了”构式中“V”的研究集中于“死、爆、毙、炸”等语素，针对“X 哭了”的研究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拟对“X 哭了”进行构件离析，并对其语法化机制、原因以及语用意义作出分析。

2. “X”的词性

“X 哭了”中“哭”蕴含两层意思，一是传统义，表“哭泣、流泪”；二是新兴构式义，表“极限程度”。以下内容通过检索 BCC 语料库，探究“X 哭了”中“哭”表达不同意思时，X 的词性以及语义特征。

(一) “X 哭了”表传统义——“X”的词性

“X”为单音节词时，如表 1。

Table 1. “X cried” indicates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and examples of the part of speech when “x” is a monosyllable
表 1. “X 哭了”表传统义，且“x”为单音节时的词性情况举例

词性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人称代词
举例	想哭了	疼哭了	快哭了	你哭了
	看哭了	辣哭了		他哭了
				

“X”为双音节词时，如表 2。

Table 2. “X cried” indicates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and examples of the part of speech when “x” is a disyllable word
表 2. “X 哭了”表传统义, 且 “x” 为双音节时的词性情况举例

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举例	新娘哭了	开始哭了	激动哭了
	儿子哭了	知道哭了	伤心哭了
	小孩哭了		丢脸哭了
			

通过检索和分析, 当“X 哭了”表传统义时, “X”的词性多为名词、动词以及双音节形容词, 单音节形容词几乎没有。“名词/人称代词 + 哭了”为主谓结构, 哭是主语所发出的行为, 表示“哭泣、流泪”义; “动词 + 哭了”为动补结构, 也表示“哭泣、流泪”义, 但在某些语境下不免存在极性程度义, 如:

1) 地铁挂了一个小时! 交通太糟糕了。快把我挤哭了! (微博语料)

2) 今天安排好的时间又泡汤了, 刚才都快把我气哭了。(微博语料)

1)句中的“挤哭了”侧重于通过“哭”来表示“挤”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并不是真的要哭了。2)句中“气哭了”通过“哭”来表示时间安排不妥当导致说话者“生气”的程度。在这两种语境下, “哭”都作程度补语, 表示极性程度义。

(二) “X 哭了”表极限程度义——“X”的词性情况

1. “X”为单音节词时, 如表 3。

Table 3. “X cried” indicates the degree of polarity, and examples of the part of speech when “x” is a monosyllable
表 3. “X 哭了”表极性程度义, 且 “x” 为单音节时的词性情况举例

词性	动词	性质形容词
举例	挤哭了	美哭了
	打哭了	胖哭了
	气哭了	蠢哭了
		

2. “X”为双音节词时, 如表 4。

Table 4. “X cried” indicates the degree of polarity, and examples of the part of speech when “x” is a disyllable word
表 4. “X 哭了”表极性程度义, 且 “x” 为双音节时的词性情况举例

词性	动词	性质形容词
举例	羡慕哭了	尴尬哭了
	喜欢哭了	好吃哭了
		无聊哭了
		

通过检索和分析, 可发现, 当“X 哭了”表极限程度义时, “X”的词性多为性质形容词, 和“哭了”组成形补结构, 存在主观化倾向, 暗含褒贬义。

3) 婚礼简直美哭了, 像是在拍 MV。(微博语料)

4) 尴尬哭了, 我怎么觉得这个造型丑哭了(微博语料)

3)句中“美哭了”表示说话者对此次婚礼的赞叹, 为褒义。4)句中, 说话者很明显以自身的尴尬表达了对造型的不满, 为贬义。

当“哭了”和名词、人称代词搭配时, 处在句中谓语位置, 表示具体的行为动作——“哭泣、流泪”, 此时是一种客观意义; 当其句法位置后移, 出现在谓语之后作补语时, 其语法功能弱化, 语义依赖于谓语。有两种情况, 一是作为结果补语时, 表示动作的结果, 语义一般指向所描述的动词。二是作为程度补语时, 语义指向充当核心谓语的动词或形容词, 表示动作或性状的极限程度。如:

5) 那一年我把一个小男孩打哭了, 因为怕他告知家长躲在女厕所里一直不敢出来。(微博语料)

6) 女医生被吓哭了, 上班神不守舍, 生怕病人过来找她麻烦。(人民日报)

7) 刚才取快递的时候, 迷迷糊糊在本该右转 5 米就到的回字形走廊上左转左转又左转地绕了个圈。真是被自己蠢哭了。(微博语料)

5)、6)句中“哭”表示被打和被吓的结果; 7)句中说话者用调侃的方式用“哭”表达“蠢”达到的程度。不难发现, 在一些情况下会存在传统义和极限程度义无法辨别的情况, 如“气哭了”“辣哭了”“挤哭了”等等。我们以“气哭了”为例子展开来讲:

8) “你眼睛好红。”“因为我被他气哭了”(微博语料)

9) 大半夜还在床上玩手机的我真的无聊哭了。(微博语料)

8)句表示传统“哭泣、流泪”义; 9)句表示说话者大半夜因无聊还未睡觉, 在床上一直玩手机的行为, 这并非真的哭了, 而是表示极性程度义。因此, 在分辨一些“X 哭了”格式时, 我们要将其放在具体的语境下来分析, 探讨其语境义。

3. “哭”的语法化历程

“哭”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为“哭, 哀声也”。在《汉语大词典》中释义为“因悲伤痛苦或情绪激动而流泪、发声”。“哭”的基本义从古至今都无明显的变化, 但在历时发展中产生了极性程度义, 本文将从“哭”所在的句法结构来探讨其语法化的演变历程。

基于对 CCL 语料库的检索, 本文归纳总结了“哭”在历时层面上句法结构的演变, 由此推测“哭”极性程度义产生的历程。

(一) 连动式

从先秦至清代, “哭”多用于主谓结构以及连动结构, 在这里我们重点探讨连动结构, “哭”用于连动结构时, 中间常用“而”连接。如:

10) 骊姬见申生而哭之, 曰: “有父忍之, 况国人乎? 难以长生!”(《国语》)

11) 公知其无罪也, 枕之股而哭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2) 王衍自表离婚, 许之, 妃恸哭而归。(《资治通鉴》卷 083)

由上述三例可看出, “哭”与由“而”连接的另一个动词在语义及逻辑上有先后顺承关系, 例 10)骊姬先见了申生然后才哭闹; 例 11)僖公先躺倒到大腿上然后才哭; 例 12)王氏先哭后归。连动式的语义重

心为“而”连接的前后两个动词。

(二) 述结式

述结式最早出现于清代小说, 如:

13) 金头虎心中暗道: “我将这小孩子打哭了, 然后我在影壁墙上就撞头, 我就说小孩打了我啦。”(《三侠剑》(上))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可见述结式的例子, 如:

14) 王氏一下轿, 觉世就去报告: “妈, 二哥打五哥, 把五哥打哭了。”(1938 巴金《春》)

其中“打哭了”中, “打”是一种行为, “哭”是被打的结果, 语义重心落到“打”上, 后者是对“打”的补充说明, 类似饰词, 但仍可视为动词, 因为单音节动词可以作结果补语。

(三) 述程式

“哭”暗含程度义时, 笔者认为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些作家的小说。如:

15) 譬如把唢呐的声音听错了, 把“送客”误当作“客来”, 哭了好久才知道冤枉哭了的; 琴为了这件事情气得哭。(1933 巴金《家》)

其中“冤枉哭了的”“气得哭”既可以指被冤枉和被气的结果, 也可以指被冤枉和被气的程度。

“哭”纯粹作极限程度义时, 最早是和动词相搭配, 如:

16) 甜酸苦辣一齐涌上黄副县长的心头: 1988 年新年的鞭炮已经炸响, 广昌县中小学危房的比例仍高达 35.1%。她急得直想哭。(1990 人民日报)

其中, “哭”并没有实际发生, 而是用来表达“急”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哭”表极限程度义的大规模使用源于一个表示“笑哭了”的表情包。

2015 年 11 月, “笑哭了”Emoji 表情包当选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 大热并席卷全球, 官方名字叫“Face with Tears of Joy”, 常见于英语的书面语或正式口语。在国内, “笑哭了”一词的使用最早出现于 2011 年[8], 如:

17) 我被爱溺死。呵呵, 我都快哭了, 笑哭了, 感动哭了, 真的祝福幸福永远!!! (微博语料)

18) @偶笑哭了: 寓言故事一个~ (微博语料)

19) 说出这话来全班都笑哭了。(微博语料)

在“笑哭了”此句中, “哭”已经不表示“因悲伤痛苦或情绪激动而流泪、发声”义, 而表示极限程度义。语义重心已经完全落到“笑”上, 哭完成它的语法化历程。且在此后的发展中, 我们常常听到“美哭了、甜哭了、好喝哭了”等等, “哭”作极限程度义时, 和它组合的词语类别和数量也在不断扩大。

4. “X 哭了”语法化机制及动因

(一) 语法化机制

1. 重新分析

吴福祥(2021)认为, 语法化的主要机制是重新分析和类推。重新分析发生在语言的组合层面, 指的是表层相同的结构, 其内部构造因语用或者其他原因被重新划分边界, 改变底层形式, 引起规则的改变。类推发生在语言的聚合层面, 指的是原有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但因套用某个规则, 类推出不同于原来的

新结构[9]。

“X哭了”表“哭泣、流泪”义时的最初结构为主谓结构和动补结构,如:

20) 到《断桥》的时候,她的演唱居然把我夫人唱哭了——不仅她哭了,现场好多观众都哭了。(人民日报)

上句中“唱哭了”为动补结构,“唱”指代使因动词,“哭”作为结果补语,表示被“唱”导致的结果状态。“她哭了”为主谓结构,“哭”是由主语“她”发出的具体的生理行为。由此说明,“哭”表原始义时组成的“X哭了”结构只是基于词汇义的句子组合。

后随着该结构在高频使用中固化,特别是在表达强烈主观感受的语境中,其内部的句法关系被重新分析,此时“X哭了”就被解读为极性程度构式。

“X哭了”表极性程度义时为述程结构,如:

21) 好速度哇!我要萌哭了!不愧是霸气新年快乐小狐狸。(微博语料)

22) 欧巴要被你帅哭了好吗~(微博语料)

上述两例中,“哭”已经完全表示极性程度义,结构的核心已经从“哭了”移动到“X+哭”,“哭”与前置成分“X”结合紧密,形成一个复合谓语。“X哭了”从主谓、动补结构到述程结构的发展,正是在重新分析的机制下完成。

2. 隐喻

沈家煊认为,隐喻就是用一个具体的概念解释抽象的概念的认知方式,并在 Sweetser 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域、知域、言域”三个概念,为汉语语义演变和语法构式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工具[10]。该理论认为,语词的意义可分为三个层面:行域指客观的行为或状态,是基本义;知域涉及说话人的认识、情感与主观态度;言域则与言语行为功能相关。隐喻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机制,是实现从具体行域义向抽象知域义或言域义投射的重要途径。

在“X哭了”构式中,“哭”的语义演化正体现了这一跨域投射过程。当“哭”作为谓语动词或结果补语时,其表达的是说话人因情绪波动而流泪的具体行为或客观结果,属于典型的行域范畴。然而,当“哭”进入“X哭了”构式并充当程度补语时,其语义发生了关键变化:从表示具体的“流泪”行为,映射到抽象的“极性程度”认知域。此时,它不再指称实际的哭泣动作,而是编码了说话人对某一性质所达到的极限程度的主观判断与强烈情感反应,从而进入了知域范畴。如:

23) “蜜桃乌龙好喝哭了啊~”(微博语料)

在例23)中,“好喝哭了”不仅表现出说话人认为蜜桃乌龙很好喝的生理感受——行域,更重要的是凸显了说话人非常喜悦的内心感受——知域,并以其夸张形式执行了推荐、赞叹等言语行为,暗含程度义与主观评价义——言域。因此,“X哭了”构式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地反映了汉语通过隐喻机制,利用具体的身体行为来表达抽象主观情感的能产性。

(二) 形成动因

1. 语言外部环境 的促使

网络时代为人们产出新词、热梗提供了高度开放的外部环境,在追求新颖、凸显个性、强化社群认同的心理驱动下,人们不再满足于“X极了”这类传统且规约化程度较高的程度表达,为了更生动、更具冲击力地传递极限程度义,一系列新兴的极性程度补语构式应运而生,如“X爆了、X炸了、X死了、X毙了”等,这些构式通过隐喻机制,将强烈的物理效应或极端的身心反应投射于程度域,从而具有了表达上的形象化与主观化。

在此浪潮中,“X 哭了”构式得以产生并迅速流行。该类构式通常首发于网络社区、社交媒体等互动平台,带有浓厚的口语色彩与鲜明的网络用语特征。其核心使用群体多为年轻一代,他们通过使用此类语言形式,不仅实现了有效的语义传递,更完成了群体内部的身份标识与情感共鸣。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这种由特定社会群体所创造并惯用的语言变体,可被界定为一种“社会方言”。社会方言的形成,深刻反映了社会成员在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网络活跃度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消费与创新偏好。

2. 语言自身因素的影响

(1) 模因论——“句法模因”

“模因”一词最早出现于 1976 年 Dawkins 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语言模因分为语音模因、词汇模因、句法模因,渗透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语言的各个层面,并通过模仿、复制、竞争、选择等几个阶段,得以产生和传播[11]。语音模因指在语音层面上通过模仿和复制传播的语言现象,包括同音异形类、完全同音同形类和语音仿拟类。如 yyds(永远的神)、886(拜拜喽)。词汇模因指语言模因在词汇层面的复制与传播,如“X 头”:上头、下头、里头、外头等。句法模因是在词汇模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词汇的变异也会影响句法的变异,句法模因的形成和应用主要体现在句法的模仿与借用上,其核心在于结构图式的能产性。

“X +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 + 了”这一句法模因,便是一个典型的能产性图式。2011 年 1 月 7 日,AcFun 视频网站播放了一段标题为《过去上下床的方式都弱爆了》的视频[12],该视频大火,“弱爆了”自此被广泛传播使用,同时也标志着该模因开始显现。2016 年起,网络开始流行“X 炸了”极性程度构式,如“帅炸了、气炸了”,“X 炸了”的走红进一步巩固了该图式的地位。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爆、炸”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表达的需求寻求更新颖、更具情感张力的补语成为必然。“哭”作为表达强烈情感的动词,顺势进入该模因槽,形成“X 哭了”构式。其标志性事件是 2015 年“笑哭了”表情符号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词汇,这一全球性事件极大地加速了“X 哭了”构式在网络社区的模因复制与泛化进程。

(2) 结构扩散理论

邵敬敏、马喆(2008)提出了“结构扩散理论”,该理论认为,某种新的结构组合首先是个别的、偶尔的、少量的使用(专化);随着这一结构的不断被复制(类化),从部分人逐步扩散到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并且频度达到一定的量(泛化);就表明它从修辞、语用、交际的范畴,开始进入到语法范畴,并且最终成为新的结构类型(结构化)[13]。

2011 年,“笑哭了”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说出这话来全班都笑哭了。”此时“笑哭了”被少量使用表极限程度义,且带有修辞色彩的临时活用,为专化阶段。随着该结构在网络上被不断复制,其使用范围从个别语境扩展到多种语境,如“美哭了”“好吃哭了”等表达,使用者群体也逐渐扩大,这一阶段“哭”的语义开始虚化,程度义逐渐固化为该结构的核心意义,为类化阶段。2015 年 11 月,“笑哭了”Emoji 表情包当选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大热并席卷全球,此时终于完成了泛化的过程。最终,“X 哭了”作为一种能产的极性程度补语构式被固化在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中。说话人可以基于此结构类推出无数新的表达,如“暖哭了”“甜哭了”“尬哭了”,这标志着它已成功完成了从语用模式到语法规则的演化,完成了自身的结构化,成为汉语程度表达系统中的一个新成员。

(3) 语言经济原则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提出语言经济原则,也称为省力原则,这一原则主张在不影响交际的前提下,语言的编码趋向从简,这体现了人们在言语活动中追求省力、高效地表达思想和信息的原则。“X 哭了”在表达扩大义时,我们可理解为是“X 得快哭了”的省略。如:

24) 向南再次点头: “我激动得快哭了。”(石康《奋斗》)

25) 我现在都急得快哭了, 孩子是一辈子的, 真的好担心我的错误会导致其他不好的问题! (微博语料)

语言使用者出于追求表达简洁、高效的需要, 将“得快”这一标示接近义的成分省略, 直接使用“激动哭了”“急哭了”等浓缩形式。这种省略并未造成歧义, 因为极限程度义可以通过语境得以推导和识解。于是, 这种更经济的“X 哭了”结构因其省力、高效的特性而被广泛采纳, 并最终规约化为一个独立的语法构式。

5. “X 哭了”语用意义的分析

(一) 进入否定性环境受限制

否定性语境不仅指包含否定成分(如否定副词“不”“没”、否定词缀“非”“无”等)的句法结构, 还包括疑问句、假设条件句、比较结构等虽无显性否定算子但蕴含否定或非现实语义的结构[14]。否定属于典型的强非现实情态, 其语义本质在于对命题真实性的否认或对现实性的悬置, 作用于强现实情态受限。现实情态是语法范畴, 表达说话人将所述事件视为现实或高度可能发生的事态, 具有显著的主观性特征, 说话人强烈期待或认定为现实的也属此类, 都排斥被否定, 也都抑制否定极项进入其辖域。

因此, 以“哭了”做程度补语的情况为例, 可发现程度补语不能被否定, 程度补语结构整体也不能被否定, 如:

26) 累哭了。

27) *累得不/没哭了。

28) *不/*没累得哭了。

(二) 主观评价义

当“X 哭了”中“X”为性质形容词时, 此构式表达一定的主观评价义, 其语义功能不仅在于陈述某一性质的程度之高, 更在于表达说话人对所述对象, 包括对事物、现象或属性的主观态度乃至夸张性评价, 这种评价可以是褒义, 也可以是贬义[15], 如:

29) 央视节目点名的宴会豆浆, 好喝哭了。(微信公众号)

30) 你反复犹豫这衣服到底衬不衬你, 其实就说明这衣服你穿上丑哭了。(微信公众号)

例 29) 中, “好喝哭了”不仅形象地传达出豆浆味道的好喝程度, 更传递出说话人强烈的正面情感与褒扬态度; 例 30) 中的“丑哭了”则体现出对服装款式的负面评价与嫌弃情绪。两句均立足于说话人的主观立场, 通过“X 哭了”构式将评价语义推向极致, 具有鲜明的情感表达与立场建构功能。

从构式语法角度看, “X 哭了”已形成一个图式性构式, 其构式义为“说话人对 X 属性的极限程度赋予主观评价”, 该意义无法完全从其组成成分推导出来, 属于典型的“浮现意义”。这也符合当代汉语中评价性补语结构不断演化的趋势。

(三) 形象性

传统上, 我们用“X 极了”表达极限程度义, 然而随着社会语境与语言使用习惯的变迁, 这类表达在语用效果上逐渐显得规约化程度过高, 难以满足当代使用者, 特别是年轻群体, 对于表达生动性、新奇性与情绪张力的需求。因此, “X 爆了、X 炸了、X 哭了”等应运而生, 这类表达借助高度具象化的动词补语满足了人们形象直观的表达, 且带有夸张的修辞手法, 使语言更加生动活泼, 年轻潮流, 能快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如某些抖音视频将“家人们, 美哭了……”作为开场, 正是利用其强烈的视听意象与情感凸显功能, 迅速捕获受众注意力, 增强语用互动效果, 人们就会被快速吸引, 在此视频下停留。

(四) 浓厚的口语化色彩

每个时代下, 都会出现源源不断的新词, 这不单单是由于新事物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人们追奇求新的语言消费心理和身份建构需求。网络媒介为人们展现这种内心的语言追求创造了空间, 使用者倾向于通过非正式、有创意、富有个人风格的表达来实现自我呈现与社会认同, 这也体现出语言的创新性。“X 哭了”就是在网络时代下产出的用语, 表达极限程度义, 具有强烈的口语色彩, 一般在社交媒体评论区较为常见, 如:

31) 张柏芝真是美哭了! (微博语料)

但也有出现在正规书面语体的例子, 如:

32) “恢弘壮阔! 边防战士守护的长白山之巅美哭了”(新华网)

不过相对来说, 出现书面语的情况较少, 未来是否能被社会其他群体所广泛接受且成为书面语, 我们拭目以待。

(五) 丰富了程度补语的表达形式

汉语程度补语系统历来处于动态发展中。早期常见的有“极、透、死”等, 多用于书面化表达; 随后口语中涌现出“爆、炸、呆、毙”等一系列新兴补语, 如“帅呆了”“酷毙了”曾风靡一时。然而, 随着语言使用习惯的演变, 部分表达逐渐淡出常用词汇层, 而新的补语形式如“X 哭了”则不断产生并扩散, 反映出语言系统为适应表达需求而进行的自我更新。

“X 哭了”结构不仅延续了汉语“动结式”补语在程度表达方面的能产性, 也拓展了情感与评价语义的表现维度。它的出现, 使得使用者在表达高程度义时又多了一个可选形式。

6. 结语

“X 哭了”新兴极性程度构式在网络语境下诞生, 促使了“哭”由传统“哭泣、流泪”义发展出极性程度义, 且在历时的演变过程中, 伴随着主观化与语法化。通过对其构件离析可发现“哭”表极限程度义时, “X”多为性质形容词和心理动词, 暗含主观褒贬义, 并在某些情况下, 会产生结果补语与程度补语难以区分的情况, 这时就要分析其语境。“X 哭了”作为网络热梗的产生从内来说受到模因论、语言经济原则的影响, 从外来说源于网络环境的促使和人们追求新异的心理, 这一点也恰恰表明了其生命力不强, 可能在历时发展中被新的表达替代。本文通过对“X 哭了”的探讨分析, 对此类新兴极性程度构式的发展趋势也有一定的启发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 [2] 李文浩. 作为构式的“都 XP 了”及其形成机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5): 57-63.
- [3] 雷冬平. 程度构式“最/再+X+不过”的构成及语法化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5.
- [4] 赵琪. 从极性程度的表达看修辞构式形成的两条途径[J]. 当代修辞学, 2012(1): 26-35.
- [5] 吴华钊. “X 死(了)”结构的多角度考察[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6] 陈诗语, 尹群. 新兴极性构式“X 炸了”多维角度考察[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8, 40(11): 90-96.
- [7] 姜天送. 说新兴述补构式“X 爆(了)/X 到爆”[J]. 语文教学通讯·D 刊(学术刊), 2013(11): 85-86.
- [8] 陈宁阳. 说“美哭”类流行语[J]. 汉学报, 2016(4): 87-93.
- [9] 吴福祥. 也谈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J]. 语文研究, 2021(2): 1-12.

- [10] 沈家煊.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J]. 当代语言学, 1998(3): 41-46.
- [11] 魏在江. 政治话语中的模因及其国际传播机制研究[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5(5): 50-58.
- [12] <https://www.acfun.cn/v/ac167203>
- [13] 邵敬敏, 马喆. 网络时代汉语嬗变的动态观[J]. 语言文字应用, 2008(3): 53-62.
- [14] 宋文辉. 现代汉语状态、程度补语结构的肯定极性倾向及其成因[J]. 中国语文, 2024(6): 659-675+766.
- [15] 尚金梦. “哭”的语法化与主观化研究[J]. 现代语文, 2018(5): 58-62.